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

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理論與實施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理論與實施目錄

(一) 總裁對於國民精神總動員之訓示

一、電勉國人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

二、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開會詞

三、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

四、勉國人淬厲精神

五、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開始典禮辭詞

六、二十九年元旦對全國國民廣播詞

七、國民精神總動員週年紀念廣播詞

(二)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

一 緒論

二 共同目標

三 救國之道綱

四 建國之信仰

五 精神之改造

六 勸員指導

七 勸員實施辦法

八 結論

(三) 國民精神總勸員法規

一 國民精神總勸員會組織大綱

二 國民精神總勸員實施辦法

三 國民公約

(一) 總裁對於國民精神總動員之訓示

二、電勉國人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

——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各戰區司令長官，總司令，各省督靖主任，各省市黨部主任委員，各省政府主席，轉全體將士全國同胞均曉：今日為總理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日，中正謹以莊敬嚴肅之至誠，宣佈實行全國國民精神總動員，所有細領辦法及國民公約，業已發表，全文刊登各報。總理有言，「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又曰，「武器為物質，能鍛用此武器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僅占其一」。總理盡瘁革命，身經戰陣，凡此遺教，均為躬親體驗信而有徵之言，稽之革命史實，吾人最初以赤手空拳，推倒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其後誓師北伐掃除軍閥障礙，完成國家統一，亦均賴精神奮鬥，乃克奠此始基。不幸革命未成，導師早逝，國難日深，外侮日亟

。今抗戰入於第二期，北望燕雲，東瞻京國，寇虜之兇鋒未戢，陵寢之謹拜莫親，無數同胞之塗炭待救，國家民族之命脈，猶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國事業成功，猶極遼遠。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紳由吾人對總理主義與道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誠，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雖振奮一時，而未能強毅不懈，以致敵寇猖狂，竟有打擊吾人精神與收攬吾國人心之狂想。自侮人侮，非盡無因，以是恥，恥可知矣。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既幽吾人已往精神行為之頑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結果。今當抗戰二期，勝敗與亡，所繫至鉅，若猶不悲憤奮發，急起直追，共同恢復我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誓禪總理之革命精神，集結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二，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個共同目標之下，掃蕩委靡腐敗之障礙，養成蓬勃奮發之朝氣，各竭其能，各盡其職，以戮力奮鬥於抗戰建國之大業，將何以自救而救國，亦何以上對民族祖先，下對我世之子孫。中正痛憤總理之不作，急避敵之可循，確認國民精神總動員實為建軍建國克敵制勝之基本。循是而行，則一可當百，十可當千，切望我前方後方全體將佐士兵，全國各省各界男女同胞，矢誠矢信，對網相切示各歸，深切懇摯。

一致實行，誓行國民公約。確立抗戰意志，以精神之改造，著於實際之行為。期對我總理逝世十四週年作具體之紀念，用慰總理與陣亡軍民先烈在天之靈，所以竭誠吾儕後死者盡忠報國之天職者在此，所以雪我中華民族被暴敵侵略蹂躪淫掠焚殺莫大之恥辱者亦在此。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務當表裏貫澈，切勿視同尋常為要。中正文侍秘諭。

二 國民參政會第三二次大會開會詞

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國民參政會今天舉行第三次大會，中正謹承政府之命，擔任本會議長職務，在全國賢達和老成碩德之前，自闊陋，殊覺惶恐萬分，但是國家艱危至此，諸位先生披瀝精誠，不遠千里而來，共赴國家民族大難的精神，實在使中正深感感動。諸位既本着負責盡職安危共仗的精神而來，中正更不敢不以一心一德必信必忠自勉，希望在本屆會議之中，多多傾聽各位的偉論，願與諸位先生共同努力以完成抗戰建國的使命。

本會雖然成立不過八個月，對於國家已經有很大的貢獻。在兩次大會期間，諸位對於當前許多內政外交問題，均已提出不少的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其中有兩件事尤為中正所不能忘者：第一是本會兩次大會所通過的維護國策的決議，本會在第一次大會中通過了擁護「抗戰建國綱領的決議案」；在第二次大會中通過了「維護持久抗戰的國策案」。這兩件決議，不只統一了全國人心，團結了全國意志，增強了政府和人民的力量，並且無形中澄清了國際視聽，消滅了敵人的一切造謠離間以精神壓迫我們的陰謀與毒計，還是最可欣慰的。第二件是本會參政員除努力參加會議外，還有許多立在會外從事於抗戰建國的實際工作，不論在戰區，在後方，都有我們參政員冒險犯難堅苦卓絕的努力的成績，使全國國民得到有力的啓示，知道我們不僅貢獻意見，而且勇於力行，尤其是有好多位參政員，不懈辛勞，親赴前方視察軍風紀，慰勞作戰將士，身體雖然受傷，精神始終不懈，更覺可以欽佩。

現在抗戰已經轉入第二期了，我們全國政府人民的責任，格外艱鉅，本會的責任也格外的加重。第一期的抗戰奠定了勝利的基礎，第二期抗戰的任務，就要集中發揮我

我們前後方乃至被佔地區內一切力量，爭取最後的勝利與建國的成功。第一期抗戰是精神與物質並重，第二期抗戰中，精神的重要，更過於物質。要發揮抗戰的力量，不僅要振作精神，集中精神，而且要以精神為主，物質為用，必先提高全國國民堅強奮鬥的精神，然後方能克服艱難，打破敵人，完成抗戰的使命。抗戰轉入第二期以後，敵人在軍事上已經是進退維谷，一天天的窘迫，一天天的彷徨了，最近敵人側重政治的舞弄，捏造事實，離間國人，無非先要剷除我們的精神，剷除我們的精神，然後來征服我們整個民族。要打破這種陰謀，我們除了繼續注重軍事和物質以外，更要特別注重精神的抵擋力，不僅應該動員國內的一切物質和人力，而且要動員全國的精神和意志。不僅發動全國的精神，而且要組織起已經發動的精神，以有組織的精神，發揮有組織的人力，不但有組織的物質，然後可以掃蕩侵略的暴敵，樹立戰後建國的永久基礎。這種任務這確
必

提高我們有的民族道德，這種精神和道德的感應力，直達到各省各縣，直達到文化經濟，每一職業每一部門的國民，就可以鼓舞起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精神，啓示全國國民對於國家民族光明前途的自信。臨到這幅抗戰進入第一期的時候，我以為強化精神，集中精神，以我們的三論行動領導全國精神總動員，應該是本屆大會的工作中心所在。

我們要集中國民的精神，就必須使全國國民對於自身都確立共同的道德，對於國家民族堅定共同的信仰，而每一份子能夠根據這個共同道德觀念共同的建國信仰而努力，而奮鬥，而犧牲。這個共同的道德是什麼，就是捨小我為大我。我們的共同信仰是什麼？就是三民主義。根據這個信仰去實現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我們中國政治最高理想，大同世界。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能者擇善而從之。」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屬，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盜竊不起，盜亂亂城而不作」。這真是我們建國的目的，達到了這個目的，纔是全國人民共同享到了幸福，纔是三民主義真正的實現。諸位先生，我們今天一方面是流血奮鬥在抗

戰，一方面是那精竭智在建國。我們總理孫先生所要建立的新國家，就是要做到禮運
所說的太同之治。這一次五中全會宣言中所說的三點：（一）真誠純一，加強團結。（二
）貢獻能力自由生命於國家，轉移奮鬥。（三）集中一切財物精力，真實行心理建設。
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這固然為抗戰，同時也為建國，我們所看眼晴，不僅在目前，
更在久遠的將來。我們中國建國的理想既然是「人人不私其力，不私其身，勤勞互助，
和平康樂」的境界，因此我們的出發點必然要真誠純一，鮮氣相通，利害相共，真正做
到天下為公，我們的努力，必須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同時我們為增強力量，更必
須知緊實行一切有關建國的建設。五中全會的宣言，不僅希望全黨黨員如此做，尤其希
望全國同胞，特別是全國社會領袖，一致接受來實行。我們參政員各位先生都是富有學
問經驗的社會領袖，政府一方面以「禮賢與能」的誠意，集中全國才智來共負國家的責
任，同時更希望以「講信修睦」四個字，作為團結全國力量的基準。因此我所誠懇希望
於各位參政員同人的，就是大家首先確立互信與共信，一切都開誠相與，肝膽相見，造
成了和諧親睦有如一家兄弟手足的態度，無事不可直言，無時不可共諒。一方面要各位

總裁對於國民精神總動員之訓示

盡量的徵取民意，切實的代表民意，充分的發揚民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政府社會之間，完全相互諒解，融洽貫通，沒有絲毫的阻滯；一方面更希望各位以宏博悲憫之胸懷，實行我們先哲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教條，將一人一家一鄉一地方的利益融匯到全國與整個民族的利益。我們要推親親之心以及於敬老恤貧扶助痛苦的同胞，解救國家的危難。我們要推慈愛自家子弟之心來愛護全國青年，保育全國青年，給他們以良好的模範，導引他們到真誠純一共同為國奮鬥的途徑，以鞏固我民族久遠的生命。我們參政員同人，能以此精神領導全國，我敢說「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三民主義最終目的大同世界也必能實現。

爲要具體說明我個人的希望，我不憚反覆的再要提出兩點的意見，我以為這兩點完全做到了以後，我們參政會對於目前抗戰建國的貢獻，將更偉大，我們共赴國難的精神，將更顯著而光明，我們全國賢者能者領袖人士的精神能提振起來打通政府和人民的意志，集中政府和人民的力量。這一種效力，較之提高前線上官兵勇敢犧牲的精神，還要大過十倍，我所說的兩點希望是什麼呢？

第一、本屆大會要充分表現積極的精神。我們參政會的產生，不同於通常國家的體會，我們的組織精神，我們成立的環境和經過，都是在世界政治史上沒有先例的，而我們過去兩屆大會中的成績，盡量避免了普選議會的積習，更是我們足以自豪於世界的。現在抗戰建國的工作，更是迫切，為節省時間，增進效能起見，我以為我們要更進一步盡量減少不重要的提案，而多多致力於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實際的建議與討論。記得上屆大會爲了原稿審查辦法一案，討論許久，消耗了抗戰時期的寶貴光陰。到今天諸位一定很明白我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是具有責任心的政府，而且完全是以民意與公理爲依歸的政府。祇要不違反抗戰建國的利益，政府決沒有理由限制人民的權利。因之我們參政員同人也不必過分爲個人的便利與自由着想，反致忽略了國家整個的利害。我們到了今天，必須盡量發揚我們的積極性，而避免我們過去幾千年來營染很深的消極性。我們過去的國民性，例如懷疑、廢棄、防止、對抗，都是偏於消極方面的，不但不能促進一切的事業，反而消耗了許多有用的精神，阻礙不少的進步，甚至耽誤了國家的大事。我們祇看宋明兩代的滅亡，並不是由軍事的失敗，也不是絕對沒有愛國愛民的賢者，只

是大家互矜意氣，各立門戶，私心自用，主義分歧，遂使精神不能統一，意志力量，因此分散，看局部的利益高於國家的利益，爲個人身自由犧牲了國家的自由，所以最後造成了一「識錯未竟，兵已渡海」的慘象。我們今日要爲全國國民與千秋後世立一個好榜樣，就必須以積極性來代替消極性，以建設性來代替破壞性，以互助團結來代替懷疑和抗拒。所以我們這一屆的工作，要多多集中於抗戰時期一切實際方案辦法的建議，要特別提高公忠體國共御外侮的精神，一切討論和建議，都要貫注以積極性。

第二、本屆大會，要充分發揚真誠和互信共信的精神。國家到今天這樣地步，我們坐視不救，將待誰來救？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不愛護，將待誰來愛護？我們必須使個人和國家融合爲一，個人的力量要便成爲國家的力量，個人的意志，要服從國家的意志，必先國家獲得自由，而幾個人才真能享有自由。我們每個人都是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更不推己及人，相信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有愛國的良知，有不共信就必有互信。我們要怎樣做到真誠純一呢？能爲國家民族利益而犧牲，纔是真誠，國榮民族以外，無有其他羅念，纔是純一。我們爲了國家，死且不惜，遑論其他？我們全體一致

站在國家民族的利害上，宣傳為國家民族而宣傳，行動為國家民族而行動，乃至思想也要為國家民族而思想。我們在已固要竭誠努力，然而是要純粹的為國努力，對人對事，要絕對的彼此相信，然後纔能發生共同的力量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完成我們共同的志願。現在政府中負責人員，如果不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決不會這樣任勞任怨的負責下去，諸位如果小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也不會這樣辛苦來共負國難。所以政府和我們參政員的認識是一致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彼此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抱有共信，彼此之間，抱有互信，這就可以打破一切的隔閡，屏絕一切的成見，親愛精誠，實事求是，做到和衷共濟，顛堦相扶的程度。只要憑這一段精誠，任何困難必可克服，任何事業必能成功。

以上所貢獻的兩點意思很平凡，但希望却甚真摯。中正自抗戰以來，身負重托，精神意志，無時無刻不與我全體同人相感應。現在擔任了本會議長，和諸位接觸的機會更多，彼此之間，更可以進一步的同心戮力，互助切磋。在這個抗戰建國的重大使命中，得與諸位共同負責，實在覺得歡喜而欣幸。祇是自問愚拙，恐不足以副同人之望，以後

中正個人如有見不到的地方，或有什麼差誤過失，或言行不一，或有不誠不實不能盡虛職守之時，務請諸位不吝教益，隨時糾正，以期毋負斯職。中正只憑着這一片爲國爲民之愚忠與赤忱，願與各位患難與同，榮辱與共，一心一德，貫澈始終，以盡我們對抗戰建國的使命，以答政府和全國同胞的期望。

三、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

議長、副議長、各位先生：

我們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是民國十七年五月召集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是民國十九年四月召集的。這次是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距離前屆的會議，已有八年餘。會議的舉行，正在我們全國抗戰建國積極革命的時期，所以使命是特別重大。

● 這一次教育會議的任務，當然是要檢討教育上的現狀，研究改進或補救的辦法，解決教育上當前種種困難問題，但我所要求於列會諸君的，更與諸君體認中國民國此時之

需要，把握住教育上的中心問題，以全副的熱情和真誠，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這就是說，我們要認定教育上一定的目標，要以革命救國的三民主義為我國教育的新指標，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創造現代國家的新生命！

我常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事業的基本，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和強武力為我們教育的方針」，尤其是這個抗戰建國時期，我們必須發展經濟，以充實戰時的國力，以奠立戰後建國的基礎。更必須增強武力以期一方面克敵制勝，一方面建國建民。我們要由戰時種種艱苦困難的當中，造成我們中國為富有活力，富有前途的現代國家。

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來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我又說「戰時生活就是現代生活，現在時

總裁對於國民精神總動員之訓示

二四

無論個人或社會，若不是實行戰時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汰淘滅亡。我們若是明瞭了這一個意義，就不必有所謂當時教育和戰時教育的論爭。我們因爲我們能把平時當作戰時看，所以現在才有許多人不能把戰時當作平時看，這兩個錯誤，實在是相因而至的。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經外訪問，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緊張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爲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方法都可以擋在一邊，因爲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的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裏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裏，無選擇無目的的去做應急的工作。我們需要兵員，必要時也許要抽調到教授或大學專科學生，我們需要各種抗戰的幹部，我們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統之外，去籌辦各種應急人才的訓練，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各門類深造的技術人才，需要有專精研究的學者，而且尤其在抗戰期間，需要着重各項基本的教育。

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我們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根本的目的。運用非常的精神，來擴大教育的效果，這是應該的，譬如我們各級學校在戰